

著 ● 和 谷

赵季平

音乐家

Musician ZHAO JI PING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GENERAL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著◎和谷

赵季平

音乐家

Musician ZHAO JI PING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GENERAL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图书代号 SK11N117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音乐家赵季平 / 和谷著. —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2.3

ISBN 978-7-5613-5053-9

I. ①音… II. ①和… III. ①赵季平—生平事迹
IV. ①K82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61767号

音乐家赵季平

著 者 / 和 谷

责任编辑 / 安 雄 张建明

责任校对 / 晏国英 王丽敏

封面设计 / 绿船文化传播(Allen)

出版发行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 <http://www.snupg.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西安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20mm×1020mm 1/16

印 张 / 21.5

字 数 / 280千

版 次 / 2012年3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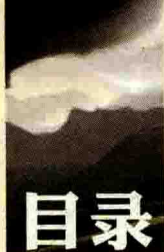
印 次 /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13-5053-9

定 价 / 58.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9) 85307864 85303622 (传真)



目录

CONTENTS

第一乐章 才情与作品

01 长安遇	/003	21 关山月	/093
02 黄土地	/010	22 情天恨海	/100
03 陕北行	/013	23 和平颂	/103
04 女儿歌	/021	24 华夏之根	/110
05 红高粱	/025	25 大唐乐曲	/114
06 菊豆	/033	26 杨门女将	/116
07 秋菊打官司	/036	27 大江南	/119
08 大红灯笼高高挂	/041	28 中国往事	/123
09 霸王别姬	/044	29 庄周梦	/125
10 人间与神话	/048	30 秘境青海	/129
11 秦颂与刺秦	/055	31 从舞剧到秧歌剧	/132
12 好汉歌	/058	32 梅兰芳	/135
13 国际电影音乐节	/062	33 大秦帝国	/137
14 柏林音乐会	/067	34 天地民心	/141
15 踏歌行	/070	35 白毛女	/144
16 笑傲江湖	/075	36 新三国	/146
17 大宅门	/078	37 新加坡	/148
18 乔家大院	/080	38 拔楔谣与铁道游击队	/152
19 狼毒花	/085	39 孔子	/155
20 大漠孤烟直	/087	40 白鹿原	/157



第二乐章 性情与艺品

第三乐章 亲情与人品

41 音乐的种子	/163
42 娃们乐队	/167
43 少年作曲家	/171
44 大学时代	/177
45 小小红缨枪	/186
46 京城深造	/189
47 秦腔学府	/194
48 指挥与配器	/199
49 歌舞剧院	/207
50 众说纷纭	/214
51 乐坛神笔	/221
52 省文联	/229
53 望云百年	/234
54 青歌赛	/238
55 荣誉与责任	/241
56 身份切换	/249
57 民歌和草根	/255

58 燕赵血脉	/261
59 移居西安	/264
60 奠基长安画派	/267
61 画风不死	/271
62 父亲的三个徒弟	/277
63 姐姐和兄弟们	/281
64 寒冬之恋	/291
65 夫唱妇随	/300
66 别亦难	/306
67 父子俩	/314
68 新弦	/324
69 幽兰操	/334

后 记	/337
-----	------

第一章

才情与作品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尚书·舜典》

赵季平

中国音乐掌门人

一个活跃于世界乐坛的中国音乐家

音乐人生几十年

无论在顺境还是在逆境中

他始终不渝

向世界传递着中国美妙的声音

赵季平的才情与作品

跨越了新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

融入了当代中国影视与音乐史



① 长安遇

谁也说不准，突然有一天，划时代的风云际会，就在这儿悄悄发生了。

1983年冬天，西安城南高大的梧桐树在寒风中已经凋零。路上的行人大都缩着脖子，只是到了晌午，才抬眼感受那一丝雪晴后的暖阳。

喜欢说周秦汉唐历史的西安人，因宋元明清以来京都的东移北迁，多少有点地域上的失落感，却也是架势不倒，难解帝都情结。

就在脚下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盛唐饮中八仙的长安酒会，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而贺知章，骑马似乘船；一代草圣张旭则是三杯过后，挥毫落纸如云烟；还有作曲家李龟年的低吟浅唱，吹动箏篥，敲响羯鼓，好不逍遥。

如今，出了文昌门的文艺路上，集聚了戏曲、歌舞、京剧、话剧、杂技各路人物，雄视西北，可谓卧虎藏龙之地。

此时，故都的文艺路上匆匆走来三个年轻人，身披黄大衣，背着黄挎包，英气逼人，其步态也不像是此地人的派头。他们来到戏曲研究院门

口，说是要找一个叫赵季平的人。进了院子，端直走到一座陈旧的筒子楼前，上了二楼，来到顶头的一间屋子前。门口蜂窝煤炉子上，蹲个大铁锅，水雾缭绕。

门半敞开着，起身迎接来访客人的正是小屋主人。

主人说，我是赵季平。

一位来客说，这位是陈凯歌导演，他叫何群，美术师，我是咱西安乡党，张艺谋。

赵季平一一握手，谦和地说，幸会幸会。

三位陌生来客，准备去陕北拍一部电影，要找一位熟悉当地风情的年轻音乐人为片子作曲。他们先是到了西安音乐学院，见了饶余燕、屠冶九等教授和作曲张大龙几个人，慕名前来寻访赵季平的。

张艺谋向赵季平介绍陈凯歌和何群，给人的感觉像个副导演，又像老朋友一样。

陈凯歌说，我们想找一个在艺术感觉和情绪上能沟通的作曲家。

欢迎。赵季平心态平和地说。

这间十多平米大的小屋，是主人夫妇和儿子的卧室兼书房、餐厅、会客室，值钱的恐怕就是楼上另一小间里的一架钢琴了，那还是公家的财



●与张肖虎教授（右）、屠冶九教授（左）在一起

物。天冷，主人靠一个巴掌大的电炉子取暖，在上边烧杯水，泡了一壶茶，与客人搭讪，谈兴渐浓。

赵季平自小在西安钟楼边的陕西美协院子里长大，父亲赵望云乃一代国画大师，长安画派的奠基者和创始人。也许是父亲多才多艺，拉一手好京胡的缘故，让赵季平另辟蹊径，闯入了音乐天地。“反右运动”和“文革”中，父亲受到严重迫害，之后身患疾病，与世长辞。遵循父亲教诲，赵季平从音乐学院毕业后来到戏曲研究院，在地方戏曲音乐的深水里，已经扑腾了十多个年头了。

但给电影作曲，他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而此时的陈凯歌、张艺谋、何群，在中国电影圈里，何尝不是默默无闻，初出茅庐。

前一年春天，北京电影学院四名应届毕业生被分配到广西电影制片厂，有导演系张军钊，摄影系张艺谋、肖风，美术系何群。四个年轻人跟班实习了半年，便联名写报告并立下军令状，要求独立拍片。厂里破格成立了青年摄制组，平均年龄二十七岁。投产的第一部影片《一个和八个》，便由张军钊任导演，张艺谋、肖风任摄影，何群任美工师，郭宝昌为不挂名的艺术指导。编剧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张子良、王吉呈，是根据郭小川的同名长诗改编的。

影片反映在特定的战争环境下，一个好人与八个坏人虽然力量悬殊，但经过生与死的考验和思想碰撞，这种不平衡状态最终实现了统一，呈现出人性的光芒。完成双片送到文化部审查时，正碰上当时文艺界清除精神污染，《一个和八个》被当成活靶子遭到重点批判，审查没有通过。但电影圈内人都知道，出了一部好片子，一帮青年人锋芒毕露。广西电影制片厂大受鼓舞，一面遵照电影局的批示修改《一个和八个》，一面组织原班人马筹拍下一部影片。

何群从北京回来，带了陈凯歌的剧本《我们叫它希望谷》。上山下乡那阵，陈凯歌的父亲陈怀皑蹲牛棚，母亲多病，妹妹年幼，他离开了北京，去云南省西双版纳的景洪县插队。《我们叫它希望谷》是他写给那段青春岁月的。何群把本子交给厂长韦必达，并大力推荐陈凯歌，说他们是这届导演系同学里最有学养的一位才子，如果让他来广西厂拍一部片子，一定成。但厂方否定了陈凯歌的剧本，认为这个描写知识青年的故事太沉重，不宜投产。但是欢迎陈凯歌来广西拍片，并提供了编剧张子良根据柯蓝的散文《深谷回声》改编的另一个剧本，供青年摄制组考虑。

剧本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陕北根据地的一个八路军文工团员下乡采风，跟一位农村姑娘相恋，引导她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这便是后来的



《黄土地》。

陈凯歌觉得，这个题材虽然有很浓的民俗风味，但故事和人物比较落套，缺乏与众不同的新意，充其量是一个《蓝花花》式的情节剧。可是假如你拒绝它，谁又能让你独立上戏呢？他所在的北影，水华、成荫、凌子风、谢铁骊，还有他的父亲陈怀皑，还都雄踞宝座，论资排辈，连中年导演也僧多粥少，更轮不到一个刚出校门的年轻人。

陈凯歌权衡再三，服从广西厂领导的安排，由他和张艺谋、何群等人组成创作小组，前往陕北采风，修改剧本，准备投产拍摄。

而音乐在影片中举足轻重，得请一位当地的高人，才能担当此任。

赵季平，是不是他们的最佳人选？

陈凯歌一行，想听听赵季平的作品，了解一下他的作曲风格和创作理念。

赵季平那时的音乐创作虽然和电影没有关系，但和几个同行朋友在一起，也经常谈论电影。他虽然没有电影作曲经验，但凭直觉，自信会比别人写得好。

陈凯歌问道，你对中国电影音乐创作有何想法？

赵季平说，我觉得电影音乐既要有浓郁的民族气息，又要有现代意识。

陈凯歌、张艺谋听了，点头说，对，咱们观点一样。

他们坦诚地交流思想，谈话中，赵季平大致了解到陈凯歌导演对电影音乐的审美取向，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拿出了自己的音乐作品《丝绸之路幻想组曲》。

此前的1979年，赵季平创作了双簧管与乐队作品《陕南素描》，接着

有琵琶协奏曲《祝福》，管弦乐《秦川抒怀》。他的管子与乐队协奏曲《丝绸之路幻想组曲》，创作于1981年，由此他的音乐生涯产生了巨变。

在文艺路的这间小屋里，赵季平为客人播放他的音乐作品《丝绸之路幻想曲》和《秦川抒怀》。

在描述自己成长的地理环境时，赵季平说，西安，是丝绸之路的锁钥，一边是中国文明，一边通往欧洲之路。

长年生活于此，赵季平宛如在脑海中筑起一条音乐丝路，融合了民族内涵与先进的音乐语言。

早在1944年初秋，日军扬言要进攻潼关，西安城内人心惶惶，父亲赵望云举家迁往平凉，一边写生，一边整理西北旅行画稿。直至日本投降后，又回到西安。赵季平就是父亲在平凉写生途中出生的。

赵望云是近代中国画的转型人物，真正以大众作为主角的先驱，第一个把视线转向民间。父亲赵望云当年上敦煌，走青海，过新疆，踏遍了丝绸之路，用画笔抒发思古之幽情。整日坐着牛车啃着干馍，浪迹山野郊外，像热爱阳光草地一样热爱劳动人民。

赵季平说，位于丝路古道的平凉，是我的出生地，那时父亲常带学生到这里写生。因此，我的创作也是平民的创作，是唱出老百姓的声音。

赵季平自小看父亲画画，是在父亲画作中长大的，从画面的形象中听到了歌唱的音符，总是觉得色彩中充满音乐，节奏就流动在色块中，复调也像是布局在深浅浓淡里似的。多年后，他把这种奇妙的艺术感受变成了幻想曲。这部作品，其宏阔悠远之境，优雅凄美之情，神秘玄妙之意，初次显露出作曲家的非凡才情。

用陕西话说，他不是平地里卧的。

遥远的思路，亲切的丝路，令赵季平脸上流露出缅怀之情。其中的第一乐章，就是《灞柳曲》。

大家都屏声息气，非常认真地倾听着。

刚听到《灞柳曲》的中段，赵季平发现有几分文气的陈凯歌有些激动。

当听完这个乐章，沉默了片刻，陈凯歌动情地说，我仿佛在欣赏一幅古人衣袖拭泪、折柳赠君、依依惜别的《灞陵送别图》，仿佛在聆听浩浩流去的灞河水和那柔肠寸断的骊歌。

是啊，赵季平说，灞河是我儿时的天堂，我曾经在那里尽情地游戏着，尽情地幻想着，尽情地将童心放飞，直到我考入西安音乐学院附中，才不得不与灞河作别。现在回想起当初的情景，还有几分冲动和甜蜜。

这首《灞柳曲》，打动了陈凯歌一行，赵季平当然地成为电影《黄土

地》的作曲，非他莫属。

之后，他和陈凯歌、张艺谋、何群有了以后一系列精彩合作，《红高粱》、《霸王别姬》、《梅兰芳》等等，都在世界电影大奖中赢得了属于自己的席位，直到获得法国戛纳国际电影大奖金棕榈奖。赵季平，也随着这些影片的诞生，登上了中国电影音乐的最高领奖台。

在这期间，尽管又创作了许多老百姓喜爱的影视音乐作品，可赵季平对《瀟柳曲》仍然情有独钟，因为这是他音乐道路上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

眼前，比赵季平小五岁的张艺谋，算是西安三十中的校友，两人一见如故，谈起对母校的种种记忆。

从童年时代起，张艺谋就生活在父亲的政治阴影下，磨难从一生下来就被注定了。他的父亲是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国民党军人，一直背着历史问题的包袱。“文化大革命”开始，父亲被送到农村去放羊，当医生的母亲也被下放，他也上山下乡，来到了陕西乾县杨汉公社北倪大队二小队插队落户。

三年后，张艺谋被招进咸阳国棉八厂当了工人。每天把一百多斤的原料袋扛进车间，从事着这种重复的体力劳动。二十四岁的时候，他决定开始攒钱买一台国产海鸥牌照相机学习摄影，为了拍风景，他曾经十多次登上华山。

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招生时，他把自己的摄影作品集送到摄影系教师们手中，但因超龄，他没有获得参加考试的资格。时任文化部部长的黄镇，发现张艺谋是个特殊的摄影人才，希望破格录取，学习期满后考虑分配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从事新闻或图片摄影工作。于是，电影学院向咸阳国棉八厂发出一封公函，接受该厂工人张艺谋到摄影系学习。毕业后，他来到广西厂，踌躇满志，想在电影界出人头地。

张艺谋说过，我实际上是被人从门缝儿里看着长大的。

而赵季平，用他自己的话说，由于我爸是“右派”，我那压力大啦。在音乐学院，西哈努克来了，就不许我出学校门，内控啊，重要的场合就不能去了，在教室上自习。我从小学六年级到大学毕业，都没有逃脱这个阴影。

此时，这位在秦腔戏窝里韬光养晦十多年的音乐家，在他逼近不惑之年时，一不小心，打开了一扇命运之门。

在这个冬天即将过去的时节，因为几位激情四溢、锐气十足的年轻电影人的到来，像一块金子揩去了上面的尘土和锈斑，终是显露出了他音乐天赋的端倪。



第二天，赵季平经过友谊路口的李家村邮局门前时，无意间又遇见了陈凯歌一行。

缘分。

陈凯歌说，想去拜访另一位作曲家，打问路该怎么走。

一向坦诚的赵季平，对此未加思索，帮助指点位置，哪条路哪道街哪个巷子，表示如果需要，乐意带他们去。

他们告诉他，还要听听其他作曲家的作品。

赵季平说，很好。

同时，他向他们介绍了另外几位作曲家的音乐风格和长处。

之后，他们是否找到了另一位作曲家，不得而知。

倒是陈凯歌在事后透露说，当时碰巧路遇赵季平，想试探一下这个即将合作的新伙伴的为人处世。其实，他已经确定了这部电影的作曲非此人莫属。

不似桃园，胜似结盟。

长安遇，只是当今花花世界的一个传说。

赵季平一直用音乐倾诉人生，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与第五代导演为主体的碰撞中，给中国电影增加了光彩，最终成为中国电影音乐掌门人，

无愧于里程碑和巨匠的意义，让世界乐坛为之惊呼。

《黄土地》成了赵季平厚积薄发的一个导火索，自此开始了和中国电影电视的一次漫长的旅行，一发而不可收。

多年之后，赵季平、陈凯歌、张艺谋的名字，如雷贯耳，家喻户晓。甚至被民间和媒体冠以大师的称谓，似乎光华四射。而依照历史纪年法，可以说，一部中国新时期文化艺术界的传奇，正是缘于这个“长安遇”，打开了鲜亮的扉页。

② 黄土地

由陈凯歌导演、张艺谋摄影、赵季平作曲的这部电影后来叫《黄土地》。

《黄土地》的编剧张子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进入电影圈子，与同事王吉呈将郭小川的长诗《一个和八个》改编为电影，一改此前莺歌燕舞的电影风景，引起强烈关注。在此前后，他偶然读到了柯蓝的散文《深谷回声》，发现了其中的电影美学元素，便将其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又交给了广西电影制片厂的朋友。

柯蓝，何许人也？原名唐一正，1920年生，湖南长沙人。早年参加八路军，先后入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工作，曾任延安群众报社主编。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创作出版了反映抗日和边区大生产的中篇小说《洋铁桶的故事》和《红旗啦啦啦飘》，在解放区用九个版本印行，受到毛泽东推荐和茅盾赏识。新中国成立后，他创作的《早霞短笛》是中国第一部题材和形式多样的散文诗集，他提出了联组形式、载体论和散文诗的美学特征理论，改变了中国散文诗的面貌，影响了

一代文学青年。

在《深谷回声》这篇散文中，柯蓝叙写的是他曾经投宿的房东家的悲剧故事。这个房东家，有一个女儿，与心上人相恋，但后来又被后爹和亲妈逼迫与他人成亲，最后以自杀来抗争。

张子良自幼家境贫苦，刻苦好学，考上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到西安电影制片厂。曾在北京电影学院编剧进修班学习两年，他比同年毕业的同学岁数都大。这位陕北子洲汉子，相貌英武，侠骨柔肠，是个性情中人。他深爱生他养他的黄土地，文学的素养加上对电影发展趋势的把握，使他独具慧眼，根据柯蓝的这篇散文创作的同名剧本，使散文这一难以用影像表现的文学形式变得富有画面性，情节也更易于拍摄。

《黄土地》的故事情节并不曲折，但张子良赋予了它独特的艺术构思，呈现给观众的是陕北黄土高坡的景观，和生活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朴实而守旧的农民，表达了人的生存境况和精神处境。由于在内容与形式上打破了传统的电影语言观念，而后被中国电影史学者称为第五代的代表作。他用陕北的风情故事，使西部题材成为第五代导演的选择，堪称新时期电影重要的旗手式人物。

张子良后来写过《人生》、《默默的小理河》、《一棵树》等获奖影片剧本，创作了长篇小说《我的伊甸园》。他的作品大多是描写陕北这片土地上的人和事，对故土一往情深。在年富力强的时候不幸突发脑溢血，手术后昏迷多日又奇迹般苏醒，半身不遂九年后辞世，享年六十六岁。说到他的艺术成就，唯《黄土地》影响最广，从而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名字。

《黄土地》应该说是个准音乐片，因为它本身就是写一个八路军文艺战士，到陕北的乡间去采风的经历和故事。



与张子良同在西安生活的赵季平，对陕北的风土人情了如指掌，尤其是陕北民歌，从骨子里喜欢。他曾经和戏曲研究院的同行们一起，多次深入陕北底层采风，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跑遍了榆林各县，搜集民歌素材。在窑洞的土炕上，染得一身的虱子，这些传统的小动物吸了他这个城里人的不少血，同时他这个音乐人，也美美地汲取了来自土地中的土得掉渣的原生态音乐的滋养。

在赵季平的功课里，那委婉的《绣荷包》，缠绵的《走西口》，含情脉脉的《蓝花花》，意趣盎然的《三十里铺》，让雄奇质朴的黄土高原有了凄美动人的灵魂。

在萦绕于沟壑山谷间的黄土小路上，毛驴儿驾着车子前行着。驴铃叮当，车儿悠悠，赶车人轻甩着红缨缨鞭子，扯嗓子唱起了《脚夫调》。于是，歌声和辙印蹄迹，便撒在那弯弯小径上了。山岭上，站着个牧羊少年，他倚着羊铲，俯瞰着山坡上浮动的羊群，又抬眼望见秋空中的大雁，驮着白云从头顶飞过，便顺口唱出一曲《信天游》来，要让大雁捎上高原的歌，寄到远方去。

雨天，雪天，庄稼人不上地了，或是在傍晚，秋夜，土窑脑畔上炊烟袅袅，那些婆姨女子们聚在了一起，纳鞋底或挑花，嬉笑一阵，就你一句我一句地唱起《对花》。或者，一个人在土炕上，窑窗下，织布纺线线，缝补衣裳，轻轻地哼起了《盼五更》、《送大哥》。她们用歌儿，寄托着心底的爱恋和对生活的信念。

而在黄河滩上，听到的则是船工们雄浑的《船夫曲》。歌手们有着黝黑发亮的脸和纵横深邃的皱纹，有着健壮魁梧的身板，在与激流恶浪搏击着，呐喊着。那高亢的船工号子，融在了浪涛里，撞击在河岸上，回环在群山和峭壁之间，是怎样的磅礴壮美。这里有如公园荡舟的愉快，更多的是饱满的劳动情绪。

在山沟里，可以听到粗壮的《打夯歌》。这劳动的歌声，更有着与劳动相适应的节奏特点。四个人持着一个木桩或石碓（砸实地基或打桩等用的一种工具），领头人掌握着方向、速度和力度。一呼众和，号子声声，木桩或石碓上下飞动，其节奏铿锵有力。歌声，在集中着、组织着力量，调整着情绪的变化。而这歌声，本身是人民在劳动中所创造的，其节奏的音型是自然和谐的，其情感是朴素而真挚的，内容又是在不断翻新，因而充满时代的鲜活气息。

到了正月扭秧歌的红火日子里，更多的便是那些优美而隽永的传统情歌。这纯朴、诙谐又幽雅的情歌，是昨天、前天的高原儿女们用爱的心，